宋史翼

[illegible]加四級臣陸心源輯

列傳第六

楊康國　吳安詩　李新

楊康國魏人第進士材具修整應物知務累官朝奉郎御史臺檢法官元祐二年以胡宗愈薦除監察御史疏言蘇軾撰到召試廖正一館職策題問王莽曹操攘奪天下難易莫不驚駭相視時臣未有言責徒自震恐未必無人爲陛下言不可之狀致朝廷尙稽竄責今幸擢置言路豈敢畏避緘默孤負且石勒一

僭僞之主猶曰終不學曾孟德司馬仲達狐媚以取天下臣爲人臣不忍盡道石勒之語王覿論胡宗愈不可執政內批落諫議大夫與外任康國言一二年來陛下略不優假言路去年逐張舜民今歲又罷王覿皆緣論及執政而歲逐諫官望追寢罷覿之命三年九月以劉安世言與執政瓜葛之戚改權發遣開封府推官遷工官員外郎五年復爲監察御史劉摯乞外任康國奏言臣竊聞門下侍郎劉摯避寵辭榮懇求外郡傳播京都人情上下莫不驚駭蓋摯高材遠識公正不倚有以大過人者此不獨天下所共知

亦爲陛下所知久矣故自侍御史再遷爲執政三四
年間徧歷三省公望益隆自以眷厚責深勇於求退
雖於摯爲美於人爲難其在朝廷事體甚重豈可輕
聽其去臣聞楊綰居廟堂人心自化汲黯在朝淮南
寢謀是則德望大臣進退出處實繫國家休戚安可
不謹臣愚職在言責乃陛下耳目之官有所見聞豈
敢避罪畏縮而不言也伏望挽摯依舊入省與二三
執政協謀同輔其致太平天下幸甚尋擢殿中侍御
史改左司諫章衡除集賢殿修撰知襄州康國言衡
汚行醜名著聞天下語其惡穢之迹君父之前不敢

稷陳豈不以歲月敘遷進兼清職況郡守之寄師表千里民所取法考覈素履所至之郡識者見之莫不訝朝廷差任之失愚民見之則曰郡守尚爾我何爲而不可當見夫不夫婦不婦男不男女不女矣伏望追寢新命以清朝論六年資政殿大學士前知青州王安禮移知蔡州以言官彈奏青州任內不法事得實移知舒州康國奏言安禮自小官以至大用自謂姦雄所至恣横前任柄臣巳坐濫違罷去年持帥節又以贓污著聞猶敢公肆姦言文飾罪戾淩蔑法度侮慢朝廷大臣若斯可不深治而乃止令遷易自蔡

移舒在安禮無一毫之損士論沸騰莫不竊議或謂朝廷優異大臣特屈常法臣雖至愚實所未喻如此施行恐非所以示天下至公也況安禮素無禮義必不謂朝廷屈法以爲恩當謂曲見牢籠而愈橫若方鎭大臣又有如安禮之不法者不知朝廷將治之乎又將貸之乎若將治之則何行之於彼而不行之於此若將又貸則臣恐自此以往方鎭大臣更相倣傚以玩陛下之法矣苟況以謂法者治之端足以輔德而弼教陛下深居九重垂衣拱手雍容指揮而天下莫不傾聽承命遵守詔令而不敢須臾違者以其畏

朝廷之法耳今法不行而務寬貸使天下何所畏憚恐非朝廷之福也且法行則朝廷尊不行則紀綱壞漢賈誼曰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是法豈可以不行也奈何爲一安禮而特屈陛下之法哉伏望正安禮之罪褫奪職名使自循省以誡天下不法之吏詔落安禮職仍知舒州尋兼權給事中蘇轍除尚書右丞康國奏言睽乖不共事睚眦不同室其勢然也故自聖朝祖宗以來官吏之有嫌隙不和者率許相避葢其情終不可以强同而適足以敗事故也且以近事言之

昨買易懷州上謝表言蘇轍持密命以告人志在朋
邪而害正後易爲殿中侍御史轍爲御史中丞不可
以同處臺中朝廷遂罷易出爲淮東提刑近日中書
侍郎傅堯俞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因理會職事而
轍彈奏堯俞等以爲無禮無儀見欺自解欲擅威權
互相紛爭而又旁及呂大防劉摯蘇頌當時士論不
平皆謂彈奏不當致使堯俞等居席不安紊煩天聽
乞解機務幸賴陛下體察宣押堯俞等依舊供職彈
墨未乾遂擢轍與堯俞等同參大政且轍與易臺中
尚不并處況廟堂之上動繫天下安危豈可與堯俞

等其事哉有此未安所繫甚大所有晝黃未敢行下
謹具封還伏望精思裁處又言臣僚累具彈奏尚書
右丞蘇轍不可爲執政者其事有六至今未蒙聽納
臣自惟遭遇陛下不以臣不肖擢臣置之諫垣者度
陛下必欲激臣懦衷使之夙夜恐懼日思所以圖報
也今豺狼當路姦惡在朝臣若持祿取容畏懦緘默
不爲陛下言之則是臣有負陛下任使矣臣何面目
復見陛下乎此臣所以甯犯顏竭忠而死不願箝口
持祿而榮萬一開悟聖聽屏去姦惡朝廷淸明聽斷
無惑召來和氣天下大安豈獨愚臣惓惓之望朝論

上下端人正士以朝廷爲憂者莫不有此望也臧有六事而陛下不以爲過此恐陛下以轍兄弟並有文學所以眷奬之厚而用轍之堅也果如此則尤不可也陛下豈不知王安石章惇呂惠卿蔡確亦有文學乎而所爲如此若謂轍兄弟無文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爲儀秦者也其文率務馳騁好作爲縱橫捭闔無安靜理致亦類其爲人也比王安石則不及當與章惇蔡確呂惠卿相上下其所爲美麗浮侈豔歌小詞則並過之雖轍亦不逮其兄矣兄弟由此故多得名於戚里中貴人之家其學如此安足爲

陛下謀王體斷國論與共緝熙天下之事哉王安石以文學進而天下擾擾此陛下之所知也當時呂誨大奮忠義屢疏安石謂亂天下者必此人也又曰必無安靜之理皆果如其言此亦天下所共知也陛下若悅蘇轍文學而用之不疑是猶又用一安石也轍以文學自負而剛狠好勝則與安石無異矣安石進而韓琦富弼司馬光不能並處相繼罷去何哉蓋趨向不同而所見者異也正人皆去故安石得以援引同類則呂惠卿章惇蔡確接迹居廊廟故天下擾擾此亦陛下之所知也今陛下顧轍之厚而用轍之堅

臣恐宰執之間自非貪榮苟祿有如韓琦富弼司馬光之人不能與轍並處有相繼而去者矣又況復有睚眦者乎則轍於私計得行援引朋邪又如安石之引惠卿愔確其處廟堂則天下之事又不可知也此皆治亂所繫非同尋常彈奏庶官違法害公之事而已臣今所言上可以繫朝廷安危下可以繫生民休戚此事甚大不可不慮也臣是以忘身損命不避禍患而爲陛下言之惟望陛下斷自宸衷早賜罷轍則天下幸甚轍疏辨董訐康國康國罷爲吏部員外郎中書舍人鄭雍繳還詞頭改郎中康國乞外補除知

磁州既而韓忠彥劉摯謂此除不平遂改衞州康國復自言昔官于衞死亡者五願換相或懷因再改相州以祠部郎中移知蘄州改京東路轉運副使康國由貧賤躬耕讀書爲御史諫官出奉使指議論國事爲朝廷聞人崇寧三年入黨籍通鑑長編參劉摯忠肅集

吳安詩字傳正建安人父充宋史有傳安詩有賢行東萊詩話以蔭歷朝散大夫元祐三年爲禮部員外郎四年擢右司諫吳處厚奏上蔡確所作車蓋亭詩安詩上疏劾確譏訕確責降分司南京安詩同左諫議大夫梁燾等奏言責確太輕確遂有新州之命及登對

宣仁后獎諭曰卿等論事每如此天必祐之知成都府李之純召爲戸部侍郎以蔡京代之安詩復與燾等奏言之純謹厚豈弟詳練政事在蜀八年百姓安悦驟以輕薄少年代之至則必徼才能之名不肯以持循安靜爲意蜀民易爲動搖恐别致生事爲異日之憂疏入改京爲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七年除天章閣侍講改直集賢院兼侍講尋除中書舍人章惇復資政殿學士安詩不書録黄八年與蘇軾等校正陸宣公奏議進呈長編四百八十四 紹聖元年門下侍郎蘇轍罷知汝州安詩草制有風節天下所聞及原情本

出愛君語哲宗怒命別撰詞降爲起居舍人四年坐
鼓煽凶焰附會邪謀責授濮州團練副使連州安置
崇寧元年列名黨籍通鑑長編參紀事本末東萊詩話安詩母正憲
夫人也知識過人最能文紹聖初安詩欲論事而懼
其親老未敢夫人聞之屢促其子論列時事及貶夫
人不以爲恨故蘇子由輓詩云贊夫成相業聽子得
忠言東萊詩話

李新字元應四川仙井人自號跨鼇先生元祐五年
進士劉涇嘗薦于蘇軾命賦墨竹口占一絕立就累
官承議郎南鄭丞元符三年五月十一日上書曰臣

伏覩詔書以四月一日日蝕許中外臣寮及民庶實封言事者臣學闇識陋不能深明治亂之原謹條當今急務析爲十事以應詔書所求伏維陛下裁擇臣聞天不言示人以象天子繼天故應天以實行無用之文以弭昭然之戒循先儒之腐說以爲古人之禮經其誣甚矣春秋書日蝕書之而已不言禳禬之事而左氏乃有用牲用幣擊鼓馳走之文書曰建用皇極謂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洊臻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薄蝕是也而古人乃有避殿撤樂減饍之事是皆不求其端而修其末不推原其失而狃習之臣

所謂行無用之文以彌昭然之戒循先儒之腐說以爲古人之禮經者此也適者四月丁酉朔日有食之在畢八度夫日宗衆陽而象至尊四月正陽純乾之月也陽生於復至於巳則陰爻盡矣陰爻盡而猶蝕明陰侵於陽是猶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不可以不慮也臣竊念陛下出膺寶緒乘龍御天純乾之象也朔一月之始也即位人君之始也天其或者警陛下於其始耶春秋謹乎始所以舉其終君子謀於始所以愼其事方小遊求賢以爲助訪落謀廟而後行綸語之敷初自微以及著渙號之發亦惟行而弗返一設

不當則舉棊不定再慮莫中則置器非安汨河之源而流卒於不淸亂絲之端而末至於不理此陛下所以思正其始也仰惟陛下仁孝洽聞睿智有靈而更求已躬之闕失大新憲度刋去敝蠹而復咨政令之臧否欲分左右之忠邪故未郎乎正殿而知親賢之爲急欲明風俗之媺惡故未加乎元服而知民事之不可緩廣垂漏泉而懼上之德澤不下究大闢言路而恐下之疾苦不上聞雖舜之紹堯中宗之繼太戊孝文之起代邸稽古願治之意不過如此而臣竊有議焉自臣結髮讀書彈冠從仕釋負薪之憂而縻大

官之廉者已十年矣目之所覩者信以傳信耳之傳
聞者疑以傳疑屬在遐徼叩閽末得流賈生之涕抱
嫠婦之憂葢亦有日矣丁紹聖有爲奸臣擅命朝多
忌諱殺身亡益而狂狷之論進不得吐退復鯁其喉
而不得下見庶人之議於道商賈之謗於市則又輿
國包羞而懷憤也幸今陛下揭至公之路來直臣之
口臣雖疎愚請畢以獻非陛下赦而容之孰肯右臣
言者臣嘗謂方今之弊權綱不在人主責任不及宰
相朋黨之風熾臺諫之職輕士不素養而用師不素
慮而出土木之役與財利之臣進西南亡備以虞倉

卒之變內外相蒙而有衰微之漸遠士下吏不識國體謬悠之談欲以上移天意動悟萬乘午夜甲帳乙其處以給篇是非野人之芹則遼東之獻豕者也何謂權綱不在人主自古固有專之者矣政在陪臣則諸田分齊政在大夫則六卿分晉在房闥則拱手在外戚則跋扈在諸侯則僭擬今之弊釋此而在宰相曷以知之臣嘗見其挾天子而報私仇摟大臣而生死之鼻息千雲端芻狗視同列臺諫斂衽道路側目方哲宗皇帝春秋鼎盛可與有爲可與無爲者也不於此時輔弼以仁義啟沃以道德今日兵革明日禪

瑞是進之以好勝喜功之心而萌夫驕汰之志則聲色之奉臺榭之樂無所不至矣是蠱人主而奪之權也此與夫言天子不宜登高登高而國耗不宜閒暇閒暇而觀書者同也且神考憲度利於民者不一元祐諸人變更倒易失之太銳既竄其身又錮其家廢置其子弟蹊田奪牛不已甚乎於是排元祐者進士取上第小臣得要官有可以逞憾借交者反復探導而躁進之士爭致其身非善攘人主之權者不能爲也瑤華之廢哲宗皇帝固嘗訪之宰相矣禁掖秘嚴事不得聞而一言喪邦焉用彼相乃至設鉤摭以防

民口引羣小以固本根恐其權分則虛右援而無所
薦拔欲膠其權則植奧援而不恤公議黨已蕃矣而
田蚡之除吏何未盡門如市矣而欽若之子壻尚撓
法作福作威塗人耳目何賴法度磐固嚴密周慮遠
顧而承平之人不敢變名姓以復讎養刺客以爲用
匕首雖銛利不得發盜賊之嘯不堪徵民以首事臣
恐久假不歸專之不已而堅冰之漸養虎之患虞在
後日則是辨之不早爾昔吳楚七國反以誅晁錯爲
名侯景陷臺城以誅朱异爲名祿山起范陽以誅國
忠爲名今天下嗷嗷亦必有指宰相以爲名者臣願

陛下收還權綱總攬在己賞罰之任名器之重雷動淵默出神入辭端持太阿無授人柄豈惟天下之幸而亦宰相之重幸也何謂責任不及宰相古者三辰悖序水旱失時災重生變疫癘迭作盜賊竊發蠻夷不賓卒以咎丞相丞相亦以不稱職上印綬乞骸骨避賢者路天子勉留之曰君上書歸侯印丐身[illegible]事是彰朕之不德其專精神適醫藥強起視事以輿朕共治丞相固請則賜之以養牛上尊酒不得已而許之則杜門省愆免冠待罪甚者曰朕未忍退君其審處焉則丞相自殺淮南衡山稱戎而公孫自以爲無

功居位使諸侯有叛逆之謀平原東郡民多餓死而魏相亦以奉職不修致災害未息永徽中自三月不雨至九月而張行成告老焉熒惑守心而罷方進日蝕而罷王商問牛喘而丙吉閉坊門而祒溢者以辱再思方今丞相殆不知此而朝廷亦不以此屬之高堂鮮言務養崇貴曷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稽考程案顧問鹽米曷與什巳者遊而若巳者趨乎八座議事而丞相睥睨如以鵰挾兎則一切娛耍氣焰十倍寒熱自殊則模稜以求苟容叛食以希無責其間和事忍垢者又比比也始霍光謂蔡義可

制故引以同職林甫謂陳希烈可制故援以知政若是而朝廷何賴耶頃者河北水災齧地千里蕩室廬汨牛廄老弱轉徙箱筥錡釜簞路籃縷號泣道路州縣畏其聚而無給則更勸而遞遣占富人之田者未暇耕鑿而死者已十八九所謂賑濟之法第云空文爾自雍以西米斗千錢而京東西物價翔湧兩蜀巴漢之民採橡實屑木皮以充其腸而屋無尺椽矣無燧烟獸游於市鬼哭於庭死者若蟻潰淋仆殆不可以占而記也朝廷曾不以此責宰相也宰相亦不以此謝而去也臣願陛下用鎮撫燮理之任專責宰相

則天工人績庶幾乎熙而理百辟卿士庶幾其率屬此國家大體非愚臣之所能條布也何謂朋黨之風熾當堯之朝有舜禹稷契皋陶太戊之朝有伊陟巫咸文王之朝有閎天太顛散宜生武王之朝有太公望周公旦召公奭宣王之朝則有山甫申伯方叔召虎之徒然不聞其有比周之歎何也臣嘗謂朋黨之原始于東漢盛于唐甚于本朝爲患最大而最深者也方今其標榜曷止三君八俊其熏焰曷止八關十六子其禍之起曷止李杜其憾之結曷止牛李退休假月而經營擠報者累累皆是也背公死權佩劍相

笑餡漆不能過其密神鬼不能窺其奧張弧於前設穽於後其甘如薺其裂如蝮笑閒藏刀盃酒殺人者累累皆是也自古士植朋黨卒死於朋黨風俗薄於朋黨由朋黨而亂法者非一日也一黨去一黨與根株蔓延不可芟薙天子巍然其中爲之證佐而已既排其人則反其言其言反其法變勢不得不然也且進君子退小人太平之本基可則因否則革天下之良法前日之士無賢不肖一切目之曰元祐黨誣之惟恐不力前日之法無可與否一切目之曰元祐法變之惟恐不盡逐之惡地褫職創階者五十餘人貴

祿薦擧從而遷罷者又不知幾何人也始時讒媚之人爲十九章以激怒哲宗皇帝和之者緝緯加織雖嶺南若人蒙罪以去迄今天下不知其由謂其有姦謀則昔漢桓帝之立止於殺李固唐憲宗之立止於殛八司馬不如是之甚也然猶明告天下咸使知之夫惡不可赦嫉之者與天下同嫉之也棄之者與天下同棄之也奈何執政者實以攻黨而反以罔上又以罔民者耶元祐訴理欲其改過不吝俾之自新捨此亡他意也日月之食而更則人皆仰之惡人齋沐猶可以祀上帝而舍國君之盛事使過古人之用權

者也前日設詐理所執政者取刻薄吏司其職抉剔案牘吹求瘢病鑿指而摘之所害者輒擬罷而詿誤者益張也是豈聖人記功忘過之義耶夫治道惡太甚見淵魚爲不祥苛核至則不肖之心生疾不仁則爲亂之心速況已滌濯之矣而復治之何也是所以闢告訐之門而長怨讎之府欲以此召迎和氣弭甯天災得乎茲朋黨之弊也且自古及今人不勝天人定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此忠邪之分枉直之判所以待於陛下也陛下臨御之始召元老於外咨以大政海隅蒼生咸謂直道更與正人在上而猶懼張權

輿作坦腹之謠劉宗魯有掠麻之哭則人主疑之而不察昔小白問害霸於管仲曰任賢而不能信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者害霸也唐文宗謂宋申錫孤直擢而任之王守澄誣以不道幾弗免死此又在陛下待之以不疑而察之欲其至也何謂臺諫之職輕古者御史大夫次丞相司諫亞九卿皆天子自除授非以時薦而時用之也非限乎資格也故名其居則曰御史府或曰肅政臺名其官則曰中執法或曰大司憲嚴其任則爲風霜也端其本則曰綱紀也分左右諫諍輔人主格非心糾百官不如法如豸之觸邪如

草之指佞敎容其批也詔書許其封還也裾容其牽而止也檻容其折而勿治也何者司聰欲聰司明欲明使天下之情上達上之過失以時而聞元首之耳目不壅蔽而亡飾非遂事之失假之以疾惡之權而實自以爲助者也若人君自聖於不諫而宰相怙升沈之手以閉拒公議則臺諫之官結舌飲忠約時情以去就殊未免過屠門而大嚼立仗馬者不嘶尙可希片言之助爲寵進君子沮排小人也哉然用之非其人則將據要津以自保而一切觀望假道烏府以爲淸要之津委靡備位否則懷怨隱慝席風聞以報

其私而爲之地者又安其說而不疑是非奇衺雖黃
於匹夫之齒牙此被繡仗斧者所以不厭其心而至
公之柄返困於倒持者也亦未聞朝廷以直敢養士
氣而俯仰寵拔與之溫言賁之禮物以吐其骨鯁開
白獸以助勁力賜黃金以比精厲而區區言官猶車
中女三日婦卷懷皂囊而伏蒲請劍寂世不聞其人
矣亂之初生臺諫爲虛名亂之又生臺諫爲備物鄒
浩以言立后事得罪中外之士怙於故常學爲轅駒
安於豢蓄容容日久一聞其風則或笑或駭立朝右
者或目而憎之嗚呼古人之所甚易行今人之所艮

難知此衰世之弊而見於華旦者甚可傷也夫世無採詩之官以拾民言又禁之使不得言道無朝端之木以習士書又禁之使不得書賢良科廢而人吞直聲匭函名存而士司冷局天子所賴獨有臺諫官爾臣竊謂哲宗皇帝强明疏通不待闢拂而曉者大臣專恣築塞言路外峻刑法以拒胥來者士欲全身遠害呼吸以終天年者亦不肯自投諸淵然而鼎鑊白刃若置之通達付之士師考其疏論萬萬不中則坐之誣罔士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何憚而不爲耶近者陛下擢豐稷孫諤龔夬陳瓘等列陛斷自聖知大協

羣情臣願陛下每於閒暇之時旁採清議區名流躬自拔識不以付大臣使行私恩以叛公正而臺諫士自以爲天子門生則效誠竭節於萬鈞之下而羔裘之正直晨風之飛集足以跨越古昔茲事體大伏願陛下不以爲臣言愚而力行之亦社稷之福致治之本源也何謂士不素養而用古者開石渠東觀以論經天祿以讐書宣室承明以訪問皆天子自育人材平居無事養之有素一旦加諸上位使之陳力就列左之而宜之右之而有之以爲相而廟堂無備位以爲將而閫外無敗績使之昌言則眞御史也使之居

百職事則名卿才大夫也置之近侍則正人列之郡國則循吏其未用也則或目之曰此國寶此南金此清廟器此明堂材此千里駒人主振其侶若鵷鷺高其選若瀛洲時雨之保護菁莪之樂育而巖穴幽隱玉彩呈露下僚英俊錐囊穎脫號爲得人之盛而三館之士天子往往微幸其處士布衣得占詩進見載之輅車導之金蓮使參鈞天帝所之遊以激奬英氣故拱把之杞梓有干雲之志而一班之於菟有食牛之量或引之便殿訪以外事宰相所不知諫官所不言者借筯假笏得盡閒燕而內相帝聽日聞所未聞

矣非養之有素試之亦有素矣今郡國庠序之地以家老圃大學教化之原以宗游譚謂他時十科適增長浮競而日者宏詞又關通權要其與選者皆近臣之子弟四方寒士才力雖高奈有司之不公不明者何自丞轄而下府寺之要臺閣之妙至一牧守一監司遷除補敘出自權門天子領之而已且管晏之智不可以方伊尹呂望伊呂之功不可以擬風后力牧騏驥千里駑馬十駕洪鐘百叩沙石一擊人之才器之相遠也非自今日矣騶而談兵則趙括不可以將騶而用客則舞陽不可以使司晨必雞吠盜必狗織

必婢耕必奴其所以養之者乃求所以用之也臣謂粹美王道粉飾治政卿雲黼黻以昭回雲漢之章盛時豈乏人而代王言操帝制者詞氣卑弱反衂國體俗失之俚輕失之誣粃糠我制度斷絶我繩墨所謂大雅溫厚之訓簡諒易直之文或近於嘲罵不幾於攘臂而捽之此識者所怪而流之遐陬適資外夷之笑也至於治河者以河決奪官奉使者以辱命削職廉吏十一貪吏十九民社之託筦庫之寄污穢簡嫚吏議而去者畧無虛日夫蟲莫知於龍劉累豢而畜之獸莫戾於虎梁鴦養而馴之士不可養歟亦不可

用歟以楚猶多賢臣以衛猶多君子皇宋造邦百有餘年文物之盛比蹤三五非楚衛區區小國之比而一職之闕緩急擇人則天子假名器於近臣斂恩意於私家大起寒滯之歎甚亡謂也臣願陛下養士以歲月日與二三元老講論人物磨礲漸勸取其姓氏書之屏風覆之金器舉而用之以爲治世先務從民之望以新天下之耳目豈不偉耶若夫朔方節度得其姓不得其名歟後鄭五有其名而亡其實除韋巨源而朝廷解體用牛仙客而士大夫養恩房琯有浮虛之名崔渙無經濟之畧是又人主不可以不戒也

何謂師不素慮而出臣遠不敢舉三代近不敢舉五季其間疆臣專封而割據山河如魏晉之時則臣不復借喻臣嘗謂漢唐之地廣於本朝而法制不及法制不及雖多奚爲也漢興封建子弟大啟九國燕代有鴈門以東齊趙有常山而南梁楚奄龜蒙而有之荆吳擅江湖鹽鐵之利淮南總山澤之富諸侯之國聯三陲而控胡越天子止有三河江陵巴蜀雲中隴西凡十五郡而公主湯沐列侯之邑尚在其中唐列藩鎮以爲輔而大歷貞元以後益更恣横田宏正盜有魏博王氏盜有成德朱氏有幽薊李氏有淄青劉

氏有宣武吳少誠有淮蔡或一傳或再傳或三四傳或一姓或再姓或三四姓四郊多壘唐天子號令所通者不過河湟數郡是四海之遠賦之所入者十之一二已遠惟祖宗深鑑漢唐之失以立法貽孫謀而不窮內無封建藩鎮之失外無戎人侵擾之患坐而守此萬世帝王之業也以中國之實甲兵之利可以坐撲四夷而祖宗不肯輕舉而輒發者智慮深也澶淵之役豈得已哉方今用兵連年不解青唐順義散而復圍是得其地不足守降其王無所用之勞民費財職此之由求念神考之志謂羌夷驕黠爲日已久

侵暴我黎庶虔劉我邊陲天威震疊欲待時而動舉無遺策睿謀神算臣愚不足以知之然臣竊觀夫積粟如山是取於民有制也宿兵於農是教於民有法也志已先定矣計已熟復矣糧已積矣兵已練矣一舉而用之豈無成功也哉今廟堂之上倉卒造次築一城俘一級喜見顏面賚予四出使之拓土至玉門列張掖酒泉武威等郡如漢武帝時若是不知朝廷何以為賞也日者固嘗妄發救援行軍死地老師費財關輔空困是皆慮之不素也且今叩關請命未必不包狼子之野心而築城受降未必能斷匈奴之右

臂而又契丹輔車相依縱觀勝負强弱之勢徐起而乘我此尤令人寒心今欲進兵亦未可釋甲亦未得臣願陛下遴擇良將堅壁以守少休士卒訓練加勤積粟邊鄙待時而動以追述神考之志所謂萬全之師豈不韙耶何謂土木之役與臣嘗論大禹之卑宮室不如堯之茅茨不剪武帝啟千門萬戶不如文帝惜中人十家之產以禮考之天子之制有三朝有九門以考工言之夏后有世室商人有重屋周人有明堂其度如此而已治人事天以養體者亦惟如此而已洛邑之營止均諸侯之會不聞其爲游觀之美靈

臺之作止同庶民之樂不聞其崇私已之奉蕭何治未央孫盛之論以爲開後世之侈楊素營仁壽裴矩之料以爲必婦人之說諸侯黝堊大夫倉則知楹不可丹春築於郎冬築於囿則譏臺不可爲故阿房就而大盜興紫閣城而國用竭驪山幸而荒靈光成而亡以至鹿游姑蘇香分銅雀未避風雨之避而招兵火之憂再行宮室之場而增禾黍之歎者古數有之殆未可法也邇者月臺之造龍艦之制以般之斤工輸之巧晝夜雜作丹砂曾青之所圖繪香芬桂栢之所紛奔礮金玉以次第爲步割龍蛇以飛走爲戲陶

費倍於南山之土釘頭多於太倉之粟以鬼爲之尚
俾其勞以人爲之皆知其不可而又繁飾物御增崇
佛廬夫司農不能供無藝之求諫官御史未嘗有一
言之及閹寺希寵則樂成奇麗以蕩搖天心庶幾荒
淫不度顛倒裳衣以滋禍亂之芽而探矯命合與知
朝政以隳祖宗之法者在旦暮也幸陛下繼統以清
躬先天下黜淫靡之觀究文費之蠹前此者已罷而
勿居則後來者宜勿啟也臣伏願陛下日慎終戒防
微杜幾書無逸爲元龜置欹器於座右凡席儒者而
與之考古今成敗之由疚懷民力而躋之仁壽之域

則堯禹之至德孝文之恭儉亦陛下所常行而不爲異者也何謂財利之臣進夫先王生財有政理財有義而論道者以謂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說禮者以爲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使養天下者揣本齊末厚於人而薄於己知所謂不貴難得之貨則雖借黃金白玉以翼而不能飛借明珠以脛而不能走非特使民不爲盜而已也知所謂不必藏於己之意則家給人足猶吾之胠篋而掌握盈虛來如江湖積如邱山不如焚燒無所藏之非特惡其棄於地而已也季道末世經營天下猶寒家細民務爭錐刀

而有司之吝賢士大夫不敢輕議其失得則桑宏羊起而爲公卿皇甫鏄進而至宰相言利之臣得志矣且許行以滕君有倉廩府庫爲厲民而記史者乃謂倉有紅腐都有朽貫爲富貴之美談王制以爲國無九年之儲則國非其國而鑒古者則曰鉅橋之粟洛口之穀爲與王之資則財用之積散與夫取予之多寡果在於時君世主因事趨變不拾狠戾爲有餘不强賢穫爲無節求適於當而已夫以父權子則必貧日旦伐木則必微而寡婦之利童子之餉無非吾國與天下也若生之而不傷厚之而不困使之裲載囊

負各滿其意以歸見於聲色此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以來所以父母子民其愷悌忠厚發以詠歌傳以金石以至于今而不衰也方今利空百出臣不敢徧舉獨指虐民之大者一事爲陛下畧陳之且摘山以爲茶民之朝暮不可闕也議者以謂戶部之計茶利歲入不貲邊防之用仰此以爲喉物之哺故朝廷假其權大臣怙其勢而司其事者過桀跖之徒奉其法者行水火之政臣官漢中目擊其事利之所在民賴以衣食得之則生弗得則死未易可遏也而比年禁其私販五木巨械鉗首貫足考一逮十考十連百囹圄

無虐刑餘半道而冤痛之聲至不忍聞夫臘茶之直數十倍於草茶而其罪惟均細民輕以觸法自昔然也今官賤其直以市園戶不吾市者爲私售酤其威以脅州縣不吾從者爲沮法陛下試令諸路提刑司具斷獄以上聞則緣茶事坐者十倍其他也交通貧富貿遷有無商賈之職也茶事半天下則商賈不通商賈不通則關市之征廢他司歲計日朘削矣而又月計軍儲官吏之費歲總侵欺失陷之數其所得者僅償所亡是所謂朝四暮三割膚肉以哎口者也至於縣官苟且旦夕之譴則抑配百民以津積滯而他

司按刻所不得與鋪兵爲盜賊之淵則轉寇良民以
資口腹而有司坐視所不敢詞故每茶使一過則聚
屬族誹思嚮其肉噬其臍呼天而詛操矛而逐之何
啻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奈何朝廷益重而委之臣所
謂財利之臣進者斯人之徒與陛下之遠民忍不聽
此而矜怛之耶閭閻之疾苦此其大者如陛下以爲
鹽池之壞未復國用猶急於茶利又神考已施之迹
不忍遂輟則宜求長厚之吏以補使者少緩法禁支
計博買外許之通商則德澤下流孰有遠邇耶何謂
西南亡備而虞倉卒之變夫患生於所忽而燕安爲

鴆毒之懷壞防之水始於蟻穴拚飛之鳥擊於桃蟲故聖人於萃聚之時除戎器於既濟之時思患而豫防之今朝廷惟知備西北而不知西南之可備也且自威茂黎雅以南正古之南詔南詔西北接吐蕃北抵益州東北際黔巫自唐時已更臣而數叛閤羅鳳之攻雲南劍南節度鮮于仲通乃有白厓城之敗天寶中異牟尋與土蕃并力入寇令其下曰爲我取蜀爲東府杜元穎治西川王嵯巔乃悉衆掩卬戎巂因陷三州入成都止西郛十日掠子女工技數萬引而南今南蠻種類已雜而不合西戎道理自梗而不通

其勢不能并一然國家晏甯日久兩蜀之民數世不見風塵之警白首休居撫子孫以待盡賣劒買書廣弦誦以竟日外戶弗閤而無有犬吠行人千里而不持寸刃恬玩已久臣恐一旦有急則劍外州縣爲蠻夷區落是入無人之境而莫之攖拂者矣臣蜀人也知之詳矣嘗見乞第寇瀘川董阿丹寇茂州上煩朝廷命帥遣將而飛輓之饋一方騷然今蜀兵驕懦不可使飽稻飫豕十九如瓠朔風正嚴綫步一舍已呀然汗矣萬一有變是決不可使也蜀中守邊者因仍儌倖計歲月蓄香藥犀馬以去不問其他萬一有變

是決不能守也以至有城池而無樓櫓有金鼓而無嫺習矛楯以脆易良弓矢以柔易堅甲胄爛潰而不復治障候弛沓而不復明萬一有變是攻與守皆無其具也比年峨眉蠻獠以關市不平即包人民掠牛馬以歸兩林蹥至挈工徒鑿山開道直趨盧山以市珠馬為名其意果安在耶使之有飲馬岷江之志而吾兵不能戰邊無良守戰與守又無良具則斬狄山之頭據騎劫之兵出入自如蹂躪數千里之地而民畜為之一空矣臣所謂西南亡備而虞倉卒之變者此也伏願陛下勿以臣言為迂詔修守備益屯戍選

清白知兵吏以鎮之斯遠人之福也何謂內外相蒙而有衰微之漸昔賈山謂秦以不聞其過失而亡故杜牧之曰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春秋書梁亡左氏言自取之也穀梁謂心昏耳目塞大臣背數梁自亡也周之天下自夷王下堂平王東遷而周室遂微其亡也非赧王之罪也秦之天下自二世暗弱趙高專恣其亡也非子嬰之罪也西漢之亡非孺子也兆於元成之不斷東漢之亡非獻帝也由於桓靈之不君唐自代德姑息至昭宗而遂亡夫人之受病有在榮衛有在四肢有在心腹然非一日而成也在榮衛四

肢則心腹爲之不甯在心腹則四肢爲之俱廢榮衛四肢之疾緩而可治腹心之疾急而欲急攻之也望色聆音以知病所從起不待疾至而治謂之良醫朝廷天下人主之一身也仰惟太祖太宗之德澤固結愈遠神考之紀綱維持不絕固無有受病處葢嘗治之於未然而已臣試言之夫黃河貫地中猶人之榮衛邊鄙猶四肢大臣猶心腹築隄以壅疏渠以泄然後河乃安流或決於東或決於西譬榮衛之不通故結而爲癰潰緩而絕經絡治河者不深窮其利而苟簡一時之功是諱疾於榮衛也芻粟不繼如筋不勝

將不知兵兵不知戰如骨不勝今邊鄙之臣或虛張戰多或擅棄所得苟目前之捷而不設久慮是養疾於四肢也前日大臣口侍顧命頗有德色貪天之功以爲已有臣言之於前矣上賴左廟右社之休山川百靈之助而權臣搖手不得不幸而有他變則莽之文詐操之奸雄崛起而萌亂矣是藏疾於心腹也一身而有此三疾臣所謂內外相蒙而有衰微之漸者此也陛下即位神器攸屬人意所歸而又文母厚德儀坤徽音嗣世況幾意表而同天道之運扶日虞淵以赫下土之照共斷大務而施設注措人神僉同則

不必巫咸和緩之術滌腸刳腹肘後萬金反魂起廢於急迫尋常之間彼榮衛四肢心腹之疾徐診而治之鍼砭所及聚毒供事尙未為晚也在陛下施之何如耳且今天下如磐石泰山陛下求直言而臣以自古危亡之君以為陛下之鑑不已過乎李雲露布固訐矣而桓帝止以不諦何語為口實韓愈表佛骨固切矣而憲宗止以天子天促為乖剌是二君者有拒諫之實而無好諫之名安足為陛下道哉臣釋耒西山立朝無葭莩之親負笈賢關終歲惟雅言之學貧無以自養而裁色載笑獨於借書乞火居下位不能

媚上位以釣名沽譽所養如是殆一木强人耳如上所陳皆朝廷已行之迹衆人之所不足言者無裨聖政之萬一而祗自以爲勞伏維陛下天縱之聖自誠而明旣恭默以思昭曠之道又緝熙而成光明之學昔人求禮於野人求道於瓦礫間迷於童子每況愈下謂愚者千慮或有一得而臣之井蠡管見區區欲罄而終未能已也臣嘗惟天下之事莫尙於密聖人之功無易於勤昔陽處父言狐射姑不可將晉君以其言告射姑射姑刺處父於朝而奔狄高宗欲廢武后卒殺儀案此處有缺佚且爲容之御畢趾之高儀可觀也

兩易測其中前在馳逐後在音聲志在內也而或見于外人君可以富貴生死天下之士未發其機而人已逆而合之矣況以不密者乎故臣願陛下尙密則無過事明皇之初銳意勵精誓復貞觀之治而開元之間號稱太平晚節怠荒聲色游幸失道敗度於天寶之末可爲歎惜夫禹之勤于邦文王之日昃不食非謂其勤于始而已始始而終終也十日暴而一日寒百年爲而一日廢適遠中畫與不適同深耕不穫與不耕同故臣願陛下責勤則無棄功若夫血氣之戒精神之用隙不在大失不在小永惟陛下深思而

長念之則天下幸甚臣誠狂妄干犯威顏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崇甯初入黨籍邪等尤甚羈管遂州大觀三年三月赦書與韓維等九十五人同出黨籍並敘官宣和癸卯累官貳郡流落以終建炎三年以其子時雨訴于朝紹興五年贈朝奉郎郡齋讀書志九朝編年備要通鑑長編紀事本末繫年要錄二十五卷跨鼇集

宋史翼卷六終

男樹藩校字

宋史翼卷七

誥授榮祿大夫二品頂戴前廣東南韶連兵備道署福建鹽運使司鹽法道加四級臣陸心源輯

列傳第七

王獻可　楊瓌寶　翁彥國

劉安節　劉安上　詹至

王庭珪 吳師古 張元幹　陳剛中　湯東野 姪胥年 范寥

余應球

王獻可山西澤州人元祐七年累官知麟州西作坊使坐不稟帥司節制擅統兵將擊夏賊追一官勒停長編四百七十八尋起爲英州刺史知瀘州元符元年遷左

騏驥使權發遣梓夔路鈐轄管勾瀘南沿邊安撫使公事黃庭堅謫涪獻可遇之甚厚二年五月坐元祐中上書議論朝政附會奸黨降一官罷現任差遣子霽雲山西通志 參長編 霽詳忠義傳中雲宋史有傳

楊瓌寶字器之管城人父仲元宋史有傳兄國寶字應之與程伊川友善呂公著外甥也瓌寶元祐中自常調堂除差知咸平縣六年為兩浙轉運判官累官郡守與張文潛相唱和崇寧初坐元符二年上書誹訕邪下降授朝請郎管勾鴻慶宮再降授朝奉郎添差監宿州鹽酒稅三年入黨籍五年敘復朝請郎通鑑

長編參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朱史闕見後錄

瓌寶兄弟皆安貧樂道未嘗少屈于人元豊間親喪服除至京師寓程伊川家日以麤飯一盆菜蔬一盆兄弟分食甘如飴蜜不求于人伊洛淵源錄

翁彥國字端朝福建崇安人登紹聖四年進士累官御史中丞是時徽宗錫賚便蕃臣僚有被眷異者多遂賜第彥國上言蒙賜之家踏逐官屋輒請酬價兌買實皆起遣居民大者亙坊連巷小者不下折數十家一時驅迫扶老攜幼暴露怨咨殊非盛世所宜有既而鳩工市材一出公帑請託營繕務極壯麗糜費

不貲莫有爲陛下言者故事賞格最厚者不過數百匹兩陛下奈何以嚬笑之頃頓捐數十百萬爲一第之費斂數十百家之怨爲一家之惠哉天下之財入之有經用之有節公私富藏可跂而待不然恩倖技術濫賞無藝雖江河之流不能實漏巵矣宣和三年出知建州兼福建轉運判官靖康初改知杭州遷湖北江淮等路發運使是冬金人再犯闕除寶文閣直學士充浙江福建經制使合募兵勤王金人立張邦昌以徽欽二帝北去是時高宗開大元帥府於濟州彥國至淮寧與京西北路安撫使何志同等築壇歃

血誓扶王室遣兄子挺奉表詣帥府勸進遂進兵襄邑道中得邦昌書其外封云付翁彥國而中乃云上端朝中丞有忍死權就大事語彥國答書稱以太宰閣下其略曰相公朝之元臣初以使命出疆已而與敵俱入頓遭變故事狀駭異雖私心意其出於迫脅然殊恨相公之不能死也相公自以救時之心權就大事然處斯位也居斯名也天下之人能諒相公之心者幾何人哉迎奉延福之文援引故實多非所宜度相公有所顧避故為微辭以示深意安知天下不疑相公為新都之漸乎夫無其意而有其言血氣之

類不可欺也有其意而有其言而不以時決是速天下之兵也康王之軍距京城不數舍宜致臣禮蚤請臨郊身率將士降服面囚以自歸於轅門不然某當勒兵十萬見相公於端闈不得施東閣之恭矣邦昌懼乃決意避位請元祐太后垂簾高宗立召用李綱爲相綱薦彥國知江寧府兼江南東西路經制使給鈔鹽錢十萬緡令修江寧城繕治宮室以備巡幸彥國奏錢不足用綱爲白於朝益以淮浙鹽錢四十萬緡而謗議由是日興矣先是宣和間盜方臘擾浙中陳遘以發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創增經制錢其

後盧宗原頗附益之彥國以兵事倥偬調度繁廣一時不能裁革檄兩浙轉運判官吳昉依舊法收錢民有擊登聞鼓以訴者黃潛善汪伯彥密譖之詔彥國落職與宮觀命未下而江寧奏彥國卒因獨黜昉中書舍人權直學士朱勝非言舍渠魁而責支黨臣所未諭請正彥國罪高宗猶未之許也綱既罷相言者論彥國不已追奪寶文閣學士貶單州別駕中書舍人汪藻行制至指彥國爲茶山賊儈之徒茶山去彥國所居百里而彥國自父仲通以上六世收科非與賊儈者伍孝宗朝彥國子謙之詣闕陳訴乞改國史

當路未能從士論惜之繫年要錄參四朝聞見錄靖康要錄八閩通志

劉安節字元承永嘉人嗜學有所未達思之夜以繼日必至于得而後已少與安上相友愛師事伊川遊太學成元符三年進士調諸暨主簿祭酒卒其屬表留太學不報尋除萊州教授未行改河東提學管勾文字召對便殿安節言東宮宜慎擇官屬雖左右趨走者必惟其人又論奢儉及君子小人和同之異上稱善即日擢監察御史自學禁起伊川弟子無顯者至安節與許景衡始見用已而除起居郎次年遷太常少卿言者斥安節在言責時無所建明謫守饒州

州饑大發廩賑之又檄旁郡無遏糴軍儲不足他州皆强取諸民安節曰歲荒如此重困之可乎他司宜有相逼者市人爲在官者所擾多逃散安節安集之未幾饑者充乏之者落逃者復于是與之治賦裁制貢奉之須俾屬縣先期戒民無倉卒之擾移知宣州饒之民遮留之涕泣不忍別曰吾州自范文正公而後始見劉公甫至宣大水分遣其屬具舟拯溺而躬督之昕夕不休遠近流民至者以萬數闢佛寺以處之欲發廩吏以爲法令不可部使者亦持之安節弗聽政和六年春大疫命醫分治之得全活者不可計夏

五月卒年四十九安節淸明坦夷雅近于道學問始以致知格物發其材久之存心養性于是有得遇人無貴無賤一以至誠未嘗見其有恚辭怒色至于大節則凜然不可奪鄒浩得罪與其所厚數十人道送勞勉之朝廷震怒追逮安節泰然已而哲宗宥之亦自若宣州荒政有詔褒美安節歸功于監司其待吏胥不以刑威而自服嘗相戒曰神可欺府君不可欺訟者亦或相戒曰何面目見府君以是政甚淸簡嘗輯伊川語錄一卷所著有劉左史集許景衡銘其墓曰溫溫劉子其美璞斯文有傳與敦琢始乎致知物

斯格沈涵充積卒自得衆人巧智獨敦朴衆人迫隘獨恢廓衆人利欲獨淡泊洞然無礙油然樂許橫塘集劉公墓誌

劉安上字元禮安節從弟也見知于范純仁與兄同受業伊川之門里人稱爲大小劉以別之成紹聖四年進士調杭州錢唐尉累遷至提舉兩浙學事陛對稱旨徽宗稱其藴藉有大臣體由監察御史再遷至侍御史上嘗目送之曰安上奏事可謂詳審時蔡京竊弄威權凶焰滔天安上極論其罪抗章不報乃再疏論之曰臣累疏論列蔡京罪惡雖蒙俞允未即顯

誅臣不敢避再三之瀆仰干天聽三省事務必由聖
斷京不候奏擬徑行批下其罪一也文昌舊省乃先
帝睿畫京惑于陰陽之說一毀爲墟其罪二也謀動
邊釁舉師黔南民不聊生其罪三也錢鈔朝令夕改
商販不行棄妻鬻子或至自經其罪四也汲引凶奸
結爲死黨其罪五也株連羅織冀鉗異議其罪六也
臚傳賜第摘其語涉諷已者編竄二十餘人其罪七
也交結宮闈私通近習其罪八也託祝聖以營臨平
之私域假利民以決興化之識水其罪九也孟翊張
懷素皆其所引姦妖惡逆其罪十也其餘積惡未容

殫述臣愚欲望陛下斬京頭以謝天下斬臣頭以謝
京時大觀二年也復與中丞石公弼諫議大夫張克
公廷論之京始罷相在言路三年凡所彈射皆不法
之尤者三年遷右諫議大夫又劾給事中蔡嶷以道
家吐納之說妄自尊大待班畯目上輕君父時論偉
之政和初除中書舍人踰年除給事中尋以徽猷閣
待制知壽州婺州邢州有古循吏風宣和三年除知
壽春府凡額外泛抛一槪不應以寬緩爲事遂
以樁發軍糧虧欠削秩去大年知舒州奉祠建炎二
年卒年六十嘗語人曰吾在言路仇怨滿天下矣然

吾職風憲吾無心耳凡論列章疏退輙削藁故人鮮知者所著有制誥雜文三十卷今存五卷劉給事集薛嘉言劉公行狀

詹至字及甫嚴州人崇寧元年進士授泗州推官徙士曹參軍建炎初通判華州虜騎再渡河狙脇陝洛長驅至秦隴將及華郡守假它檄去至即日合兵民七千人授甲登陴虜至城下大呼趣降至命以勁弩射之圍合數重部分既定歸與家人訣曰自國門直犇九郡皆不守吾守死矣竭家貲犒軍謂其父老曰我已與家人訣爾當共助我皆感激出金穀虜盡力

攻五日不能破會至所乞熙河兵至與虜戰殺其酋
三人遂遁去城卒全紹興初起爲招討使隨軍轉運
副使苗傅等伏誅虜勢憑陵諸將有憤激戮力之意
有司議以調度不給爲憂會大饗明堂已下詔矣至
時從招討使慨然奏疏大畧謂靖康之亂神人共憤
久矣今大敵在前國勢不立與其崇孝饗之虛文曷
若厲復讎之大義請停大禮悉以其賚佐軍督諸將
分道攻守以慰祖宗在天之靈繼志述事孰大於此
事雖不行識者韙之改知徽州丞相張浚督師遴選
時彥首辟掌機事剿賊楊么據洞庭奉檄先走鼎州

度事所宜條上悉中機會爲河州士曹時故將王淵爲寨主捶將校至死郡守欲加罪至曰小校犯階級是不可以常人論也卒免之王淵感激平生事如父兄張俊韓世忠始皆淵部曲也故其言尤爲諸將所信服書將兵事嘗佐世忠解濬州之圍行至西河聞虜騎已南至曰卒遇敵進退何據當駐山陽以俟待之一戰可勝世忠銳意不能從師至宿遷果潰自是愈心服劉光世之罷兵柄也尚書呂祉往莅其軍於合淝至貽書張浚曰呂尚書之賢固爲一時選然於此軍恩威曲折卵翼成就恐不得與前人比兼此軍

今已付王德德雖有功而與其下酈瓊輩故等夷耳恐有中不能平者願更擇其偏裨素爲軍中所親附者使爲德副以通下情浚然其言未及行而酈瓊以叛聞其明審有謀類如此自和議與至不復用有薦之於時相者時相方謀和亟惡言兵乃曰詹君而賢何乃樂從兵間耶尋起知處州言者論至與諸將善坐是罷及虜暫歸河南起爲永興路提刑會虜敗盟遂丐祠歸紹興十年卒年六十八著有瀛山集十卷

張南軒集

詹公墓誌

王庭珪字民瞻江西安福人崇寧癸未三舍法行一

試郎爲首選政和八年成進士調衡州茶陵丞猾胥
文雅者勢傾一邑前政不能去庭珪持其宿負白於
郡黜徙之舉邑稱快茶陵田稅不均富者田多稅寡
以規役庭珪令凡執役者毋得秋毫擾使安於鄉
民旣不病役田復元稅由是產與稅不頗矣丞舊兼
造船場憲臺初與薦牘久之欲役船工造家具庭珪
卻其薦憲怒甚遂拂衣歸年未五十葺草堂於盧溪
之上執經來者屨滿戶外人不稱其官曰盧溪先生
紹興十二年胡銓以諫議和謫嶺表士皆刺舌庭珪
獨以詩送行有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

之句銓鄉人歐陽安永告訐以爲謗訕朝政詔下虔
吉兩郡切究守臣曾慥王珉提刑李芝林大聲皆寢
其事至十九年知洪州洸明遠始鞫治以聞庭珪坐
勒停送昭州編管檜死許自便孝宗卽位改承奉郎
除國子監主簿庭珪以年老乞祠主管台州崇道觀
乾道六年以胡銓薦復召固辭不聽明年始到闕引
對免拜賜坐問勞詔曰王庭珪年九十餘而智識未
衰行義益固賜對便坐富有嘉言除直敷文閣領祠
如故乾道某年卒年九十三著有盧溪集五十卷易
解二十卷六經講義十卷論語講義五卷語錄五卷

雜志五卷滄海遺珠二卷方外書十卷校字一卷鳳山亭叢錄一卷周益公集王公行狀胡澹庵集王公墓誌參繫年要錄庭珪於學無不通工詩尤邃於易少嘗師張汝明曉自得於言意之表朱震向子諲胡安國皆以爲必傳

吳師古宜興人第進士嘗得胡銓封事鋟木而傳之秦檜命常州守臣王紹究實紹興九年三月送袁州編管永不得應舉繫年要錄一百二十六

陳剛中字彥柔長樂人登建炎二年進士紹興初詣闕上書論民力凋瘵國用匱乏而冗食之官衆不急之務繁民之脂膏日以乾涸邦之財賦日以蠹耗奈

之何民不窮且盜也願罷冗食去虛文以裕國用高宗嘉納下所陳令三省措置尋監登聞鼓院應詔上封事論恢復會朝議與金人通和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以上疏乞斬秦檜王倫貶新州安置剛中以啟送行有曰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經遠之有人身爲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曰誰能屈大丈夫之志寧忍爲小朝廷之謀知無不言願請上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檜大憾之送吏部差知贛州安遠縣贛有十二邑安遠濱嶺南瘴癘特甚已而剛中果死無子其妻削髮爲尼天

下悲之福建通志

張元幹字仲宗長樂人自號蘆川居士在政宣間以樂府擅名銓貶新州元幹作賀新郎一闋送之詞極悲憤坐是除名閩書參八閩通志

湯東野字德廣丹陽人崇寧間妖人張懷素謀倡亂東南蜀士范寥知之欲馳入京言狀無以爲道里費東野資之懷素伏誅寥起布衣召對授供備庫副使白上臣非湯東野無以見陛下上問東野何人即對鎮江府學內舍生且具道所以資送之恩宰執因言朝廷興學舍法以造士固應學校之士有忠義奮發

仰副作成者有詔乘遞馬赴闕既對言契上心郎授忠義郎衞尉寺主簿再轉爲辟雍丞使陝西河東除直秘閣提舉秦鳳路常平連丁內艱京東盜起郎家起知淄州入境盜息累遷秘閣修撰將漕江西靖康中知平江軍駕幸杭苗劉作難明受赦至東野疑之時張浚以禮部侍郎參贊御營軍事留平江東野謀於浚欲匿赦不宣浚曰事已如此胡可匿且卒徒觖於望賜吾徒先受禍矣因相與謀陰取故府所藏登極赦書置輿中迎登譙門讀而張之郎捐其階禁無敢登者而散金帛如常時郊賚之數人情畧定乃與

浚議勤王之師會張俊提兵往行在所道遇僞詔使還秦隴師薄城下東野大喜夜扣浚開城納俊師未幾問使持僞詔令東野斬二張東野慮俊武人易動即先攜見俊與偕謁浚斬使者而禁僞詔於是謀益堅貽書抵呂頤浩於金陵推爲盟主招韓世忠劉光世皆以兵會軍口百頃東野實主之師既東東野獨留爲後備皇帝復位以功超拜徽猷閣待制入爲工部侍郎浚出撫川陝乞以自副將行留不遣以侍郎兼權建康府駕幸會稽同知樞密院周望宣撫浙西將屯平江奏言非東野莫可爲守者再知平江兼本

路安撫使進徽猷閣直學士兼制置使東野知望不
足與立功辭至七八不得已而行既至調民兵置守
城五壁部隊官又遣機宜邵彪王彥瓌用防城免夫
錢募士乃修治城壘樓櫓爲戰守之具甚備望束手
無策東野所言悉屏不用即以蠟書具所與望議論
本末馳奏乞別自將不然祗與俱死奏凡十餘上上
手勑報曰朕知卿甚深仗卿深重宜與望協心共力
以扞一方勿輕相同異於是不敢復言望果敗事引
咎自劾寢不報而臺評繼上請正失守之罪上爲之
特下詔曰湯東野昨累有奏陳措置守禦頗有論理

只緣事權不專遂致失守與其他棄城不同可止落職尋再丐祠上猶對李綱趙鼎之言謂東野及康允之可任繁劇移江東都轉運使罷奉祠紹興初起知潭州未赴改江淮招討使司參謀官從張俊討李成初成之叛也鄂州李允文擅殺知岳州袁植又直留綱運欲與成連衡成敗俊欲遂取之憚其強時有前三省樞密院屬官汪若海者與允文善被罪謫英州行至臨川東野知其善於允文引之謁俊使貽書允文允文遂伏罪論平李成功復職爲江淮等路制置發運使復奉祠起知揚州會僞齊宿遷令張澤拔

衆四十自歸朝論以國家方屈好於隣不宜生釁欲還之東野不可章三上得請四千人皆免死以言者落職罷奉祠明年復待制以疾致仕卒東野嘗奏補先其弟次弟之子然後及巳之子時以爲難性剛嚴於宗族親舊有恩京口耆舊傳

姪喬年字壽隆博學工文慷慨自負所與交皆一世名人而意氣挺挺常出其上人慕與之交固不計屈伸而喬年智識之明議論之偉人亦自不能不屈入太學升內舍以選爲前郎紹興閒有誦所爲詩於秦檜檜大喜亟諭學官館致之時檜得君專游其門富

貴可立致學官喜以告喬年不答詰朝再問之喬年曰是主通和之議使國家屈好於讎敵失信於生民而竊威福以自私者吾方為天下讎之豈能伈伈俔俔出入其門乎是時秦氏之勢熏灼天下聞其言者皆辟易而喬年處之恬然尋以父病謁告歸檜亦不能害也又數年檜覺喬年以春秋經就上舍試故人有為郎官者謂喬年曰某聞之要路將以某為考官春秋欲命某題作某意立說於公意何如喬年曰唯既入院試題不異前日而立說皆不類考官意不慊出院亟問之乃知退郎易他經後十餘年當淳熙

甲午朝論以學校前輩惟喬年與魯秉禮二人將俾學官上其名喬年知而謝曰吾結髮事科舉誓不僥倖進若爾二十年前附秦丞相久爲中書舍人矣議遂寢晩以特恩對策入等授廸功郎韶州推官不赴老於家弟修年字壽眞擢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第終揚州教授京口耆舊傳

范寥字信中家丹陽本范鎭之族年少客遊落魄不羈浮湛俗間翟汝文父思之爲郡也寥知其父子有風鑒草衣丱角作方外士謁庭下願補書吏之闕思笑遣之汝文適從後見亟請其父延之入與語奇之

因留門下其後思立朝位顯要寥邈不相聞思卒汝文持喪無錫一日有客自外慟哭匍匐而入門下大駭問之則寥也汝文德其意館之家遇之甚厚汝文陳白金器數事於几筵寥一夕哭甚哀明日夙興斂之而行莫知所之乃攜以抵宜州謁黃庭堅時庭堅已病嘗有詩云范侯來尋入桂路走避俗人如脫兎爲寥作也寥有從庭堅城南晚望詩其間有云此邦雖在牂牁南更遠不離天地間人生隨處皆可樂爲報中原祗如昨亦以開釋庭堅涅漠之意未幾庭堅卒親友皆散去獨寥在爲辦棺斂仍護其喪還葬皆

出翟氏其用意委折如此還抵和州知張懷素與知州吳儲及弟侔有逆謀乃變服介左右求爲僕隸懷素問頗識字否曰不識懷素俾夜宿書室寥入即偃卧未嘗一屬目懷素滋欲試之因責以罪俾持狀入州狀實訴寥者寥即持入謁不省所謂懷素大喜自是凡與儲侔密謀書問惟寥是任寥既盡知其事即佯狂脫去欲遂告變窘於無資知湯東野好事往見之具以告東野竭力資之既懷素伏誅徽宗嘉其功欲超進士第一人授文階蔡京以寥上變之日適其在告謂進不因已曰彼素不出學校躐授文階不可

第授供備庫副使督東野以鎮江府學兩合入對乃授宣議郎衛尉寺主簿寥參後界更職任爲潁昌府兵馬鈐轄坐不合收藏蘇軾詩文墨迹不首毀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後遇赦敘復紹興間嘗知邕州兼邕管安撫卒寥志向卓犖欲以功名自見方未遇時權以濟義故不徇小節既仕局束武弁志不得伸晩年遂以詩酒自放呂本中韓駒皆嘗與之唱酬

京口耆舊傳

余應球字國器江西弋陽人安行子登崇寧進士授祕書省校書郎靖康初上言臣聞春秋之義大正始

六十餘上旋忤權倖與外任河北知州郡既又送吏部差遣小監當以親喪遂不復仕書有眞隱集并奏議靖康要錄參江西通志

宋史翼卷七終

男樹藩校字